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傳燈玉英集卷第六

袁州慧寂禪師

為山靈祐法嗣

鄧州智閑禪師

襄州法端禪師

杭州洪諲禪師

福州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常侍

益州法真禪師

大安禪師法嗣

韶州如敏禪師

泉州慧日大師

揚州慧覺禪師

從諗禪師法嗣

隴州國清禪師

婺州朗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目和尚

台州勝光和尚

衢州利
徽法嗣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婺州俱胝和尚

天龍和
尚法嗣

襄州道吾和尚

道常禪
師法嗣

漳州羅漢和尚

筠州末山尼了然

大愚和
尚法嗣

鎮州義玄禪師

洪州義
楚法嗣

睦州陳尊宿

杭州楚南禪師

福州靈觀禪師

杭州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公

袁州光穆禪師

袁州柳山法嗣

晉州景通禪師

杭州文喜禪師

袁州光涌禪師

鄂州志閑禪師

鎮州臨濟法嗣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壽沼禪師

鎮州慧然禪師

魏府存獎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鄧州智閑法嗣

江州田道者

雙峯古禪師

福州雙峯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杭州共諶法嗣

昇州道巘禪師

揚州慧覺法嗣

越州全付禪師

仰山光涌法嗣

郢州慧清禪師

韶州義初禪師

韶州鴻究禪師

吉州如寶禪師

光穆禪師法嗣

池州教和尚

志閑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存獎法嗣

汝州思明禪師

沼禪師法嗣

淄州水陸和尚

慧然禪
師法嗣

汝州南院和尚

魏府大
覺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懷化人也姓葉氏年
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斷手二指跪致於父
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叅瀉山祐問曰汝是
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
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
是真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

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
師言下頓悟韋宙就瀉山請一伽陀瀉山曰覲
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沉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
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
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師隨瀉山去開田問曰
遮頭得恁麼低那頭得恁麼高祐曰水能平物
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

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送綰寂問和尚受施主
如是供養將何報荅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
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
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而立

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在師舉鋤而去

玄沙云我

若見即蹋倒鋤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鋤意旨如何清云狗齧敎書諸侯避
道又問只如玄沙蹋鋤其意如何清云忽茶船何打破屏斗又問南山刈
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
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鋤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蹋鋤

意音如何禾
山云我問汝

爲山與師游行次烏嚙一红柿落前

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日子什
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
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

玄沙云大小瀉山被仰
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鄭愚相

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豎起拂子

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

相公

法燈別云相
公不用煩惱

師見僧來豎拂子其僧便喝師

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

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
見處如何嚴曰某甲率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
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錫之地今
年錫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

玄覺

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
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瀉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

堂提起云且道是瀉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即
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

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
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
何師曰汝豈無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爲山聞

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
燈佛與我受記佗道實無一法

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
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

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

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
麼處師推出枕子爲山聞云寂子用劒刃上事
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

遮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曰
適來是靄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
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

也

法眼別云喚
什麼作燈籠

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

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
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
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師

未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任性自浮沉兩手攀屈膝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依瀋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懜然

無對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
將疇對乃自歎曰盡餅不可充饑於是盡焚之
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
心神遂泣辭而去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
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
俄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瀉山贊云和尚
大悲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
也乃述一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處處

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
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迴光日用全功迷徒
自背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
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
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
什麼僧無對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

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洞山別云問
底存阿那頭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遭唐會

昌沙汰衆皆悲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

命也何乃效兒女子乎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

師曰猶是時人功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

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

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
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曰吾不知
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汙淥
曰不汙淥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
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曰直須萬
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
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
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佛曰長老問